

談 猷 氣

果 尸

——給青年之一——

云：

飲冰室文集歐遊心影錄「下議院旁聽」一條

「當十九世紀初年，急進黨只有一名議員在（英國）議會，他就把那普通選舉法案提出，當然是立刻否決了，明年又一字不易的提出，年年否決，年年提出，如是者一連七年，像吾們絕頂聰明的中國人，斷不會作這種笨事。你說他笨嗎？今日如何？普通選舉，不是成了全世界的天經地義嗎？他們一種主張，絕不希望立刻成功，只要將他成了問題，喚起國民注意，慢慢的造成輿論。乃知孔子的『知其不可而爲之』墨子的『雖天下不取，強聒而不舍』真是有道理。笨的英國人所以成功，聰明的中國人所以沒出息，所爭就在這一點哩。」

此文發表，距今已二十餘年，中國人是不是還照樣的「聰明」呢？也就是是否照樣沒出息呢？我說：「是的。」爲什麼這樣武斷？因爲中國本身的樣子，弄來弄去，還不出民國七八年那時候的混亂狀態，所以才敢證明中國人仍是「沒出息」。

譬如說，近代式的教育自發軔至現在，已有五十年歷史，雖說教育經費很少，可是積五十年之數字，想亦可觀，但是始終沒有產生一位偉大的科學家，自然更沒什麼驚人發明，返觀其他國家，在此半世紀中，科學的新建設有多少？無線電，飛機，電影，汽車，照像，血清治療，……舉不勝舉，我

們只會等待別人的成品，即使有一點工業，也是買了外國機器，請了外國技師，然後在中國如法泡製。民國二十四五年間，北京世界日報和實報先後改裝輪轉印刷機，這機器是買自日本朝日新聞社的，據說是人家嫌舊了廢而不用東西，可是全北平沒有一個工程師能將這機器裝上，於是不得不從日本請了人來教導使用方法，輪轉機已竟是世界各國風行的物事，就是中國，上海天津也頗不少，而號稱文化中心的北京，那麼多大學，那麼多專家，竟瞠目束手，這就是可證明中國科學教育的失敗！其所以糟到這步田地的理由，最要緊的就是缺乏那種「笨」的「強聒不舍」的精神，因之無論什麼，都是淺嚐輒止，以至於無所成。

荀子說：「鏗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鏗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」孟子也說：「精誠所竭，金石為開。」這都是一「笨」的方法，但也是為學作人不二法門。這種「笨」，並不是笨手笨腳，呆頭笨腦那種笨，而是不肯偷閒取巧精進努力的意思，我們中國一向叫這種人做傻子，所以我就稱此精神為「獸氣」。像英國國會議員那樣，年年提出，年年否決，而終於得到通過的，可以說是政治的「獸氣」，像費爾利希發明治梅毒的藥品那樣，一直實驗到六百〇六次才得到成功，巴斯德費了終生研究，才發明了血清細菌，達爾文雖被教會驅逐出國仍然強調他的進化論，這可以說是科學的「獸氣」。古代科學家為了真理犯罪的很多，哥伯尼伽利略的地圓說，甚至受了紅衣主教的嚴格審判，伽氏不得暫時放棄其意見，但當他剛從主教的審判台前立起時，不禁又咕噥着說：「牠仍舊是動的，」這真可稱為十足的「獸氣」了。又譬如牛頓因為沈思一件事，甚至將時鏗錯當雞蛋，煮在鍋裏，愛迪生在結婚那天，忽然想起某項試驗，立刻跑進實驗室去，許久不出來，只害得新娘子急得跳脚，全是用功到發獃的例證。

中國人並不是根本沒有此種「獸氣」，孔子席不暇暖的去宣傳自己的政見，到處碰壁，在陳蔡幾乎餓

死，在宋有桓魋之難，在楚國接輿老人譏笑他多事，不如休息休息。有一次子路落在後面，就去問路邊担了糞担的老者（荷蓀丈人）說：「你見到我們夫子嗎？」老者道：「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！」子路可以說十足碰了一鼻子灰，孔子也算挨了一句不客氣的罵，但他却不理會；又有一回子路向長沮桀溺去問路，長沮桀溺便勸子路和孔子不如放棄了政治活動，因爲這樣強凌弱衆暴寡的世界根本容不得「仁義」二字，子路告訴了老師，孔子說：「雖是這樣說，我畢竟不能離開『人間世』而獨立，我不去犧牲，又誰去犧牲呢？」到底不改變自己的主張，前後在諸侯流浪了十四年，吃盡種種苦頭，在政治上固然沒有什麼成功，可是在思想上終播下不可磨滅的種子，假使在現代，政治家只有迎合別人的心理去拍統治者的馬屁，又誰肯像孔子那般傻幹呢，所以我們說孔子是中國第一位有默氣的先哲。

孔子以後，又出了一位大大的默子，那便是墨翟。他那非攻兼愛的主張，簡直不能與當日的侵略主義相投合，但他抱定「強聒不舍」的決心，並且將徒弟組織起來，從事實際行動。楚國造了雲梯攻宋，他「不惜「百舍重繭」去救，結果楚國不得不因攻不進去而罷手。不但墨子，連墨子的學生，也是這樣充滿負責精神的，呂氏春秋上德篇：

「孟勝爲墨子鉅子（即首領乃墨者的特有制度）善荆之陽城君，陽城君令守於國，毀璜以爲符；約曰：符合聽之。荆王夢，羣臣攻吳起，兵於喪所，陽城君與焉，荆罪之，陽城君走，荆收其國，孟勝曰：受人之國，與之有符，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，不能死，不可。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：死而有益於陽城君，死之可矣，無益矣，而絕墨者於世，不可。孟勝曰不然，吾於陽城君，非師則友也，非友則臣也，不死，自今以來，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，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，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，死之

，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。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，田襄子，賢者也，何患墨者之絕世也。徐弱曰：若夫子之言，弱請先死以除路，還，歿頭前於孟勝。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，孟勝死，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。其二人已致命於田襄子，欲反死孟勝於荆，田襄子止之曰：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，不聽，遂反死之。」

像孟勝這樣「殉教」的精神，不是頗可與基督的大門徒約翰彼得相媲美嗎？我們知道社會國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非有這樣一種人是撐持不住的。譬如顏真卿罵賊而死，張巡效忠睢陽，文天祥慷慨就義，史可法與城偕亡，也即此種精神的表現，史記刺客列傳中的田光，樊於期，魏公子列傳中的隱士侯嬴，都是把自己性命，看作比民族國家以及友誼要輕得多的人物，他們絕不肯時時刻刻將妻子家產等物質享受放在心頭，如現在一般人那樣，豈非千古罕有的大獸子呢？

孔子讀易經，韋編三絕，董仲舒用功，三年不窺於園，蘇秦有頭懸梁推刺股的精人表演，這都是用功到發獸的好例子。清朝人最好攷古，有許多人連寫字都要照說文的小篆，如江聲，錢坫，終身不寫楷書，以爲不合古法，江先生給朋友寫信，錢先生給人開藥方，一律用篆書，人家都以爲是天書符籙，此可謂好古已好到發獸的地步。在今日，當然我們不提倡青年同學人人耽古，個個刺股懸梁，但是下些沉潛的工夫，學一點靠得住的基本常識總是必要的吧？我常見青年學生，無論看什麼書，都是有始無終，不肯深究，彷彿有人講笑話，一個人學英語，只學會二十六個字母就以爲什麼英語全懂了，因爲他看見無論什麼單字反正都是這幾個字母組成的，於是中止學習，恐怕與此相類的事實，不見得沒有。古人雖不致力於科學，對於中國原有的學術確是以畢生的精力去研習的，現代學校中課程種類固多，然十八般兵器，件件精通，件件稀鬆，或者連稀鬆的本領都沒有，真是所謂「

邯鄲學步，反失其故」，差不多的青年反而連本國的語言文學都弄不明白了，若問他們理由，一定說：「功課太多，忙不過來。」其實他們有時間去看電影，軋女友，梳分頭，擦皮鞋，吃小館，談閒天，……一到考試則東抄西掠，左顧右盼，帶來帶，玩戲法種種醜態，不一而足，一言以蔽之，他們絕對不肯當馱子，而要作梁任公先生所說那種「聰明人」罷了。

然而功利主義却是每個青年不可拔的信念。未會上學之先，已詳細計算如何才有出路，并且要最好的出路，工程師有錢可賺，那麼我去攷工科，銀行行員紅利分得多，就去攷商科，作官的可以刮地皮，我去學政治，當醫生是專業，我去學大夫，究竟自己的興趣是否真與工醫政商相近，那根本不會考慮，反正學教育只有當窮教員，學文學只會當窮詩人，都沒有意思，所以便永遠沒人投攷，從前吳稚暉先生說過：「文學不死，大禍不止」，現在請看教育界的現狀，我們總可以說一句，「文學已死」了，但是大禍倒是方興未艾，因為人人不再知道祖國的文化，將來國家不必人家來滅自己就會壽終正寢了。

把這種聰明的頭腦應用到政治上去，那就是「拚命要錢」，因為他們所以要從事於政治，就為的是利，並不是真要作「衆人之事」，而是要揩揩「衆人之油」，如果我們說給他們古人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」的故事，他們真要笑掉了牙齒，以為這是理想中的大馱子，人間萬不會有的。

可是，我們就需要這麼樣的馱子呀。

十二月十四日，紅紙廊